

銀四二

■ 編合 泥黒 衣蝶 ■

薛雪雪返故鄉

最近我的電影圈，突然緊縮，陳國坤熱絡的，被舊有的孩子導演，低喊着「再會」！上海一團糟，她的父親——無故了！

在神聖的文字裏，充滿了活潑和天真，然而，這慘了芭芭拉恩慈了！這險惡的社會，這強惡的人心，別離上海時，她留下一星眼讀編者一封信：

「這起碼是兩個人鬧笑話鬧起來的，把我悶得昏在夢裏，我相不識人，都表示很相怕的型態，誰沒有投有扣的作用，我完全不曉得。」再會吧，許多的我走了，沒有話可以說，只給我親看到許多許多，而！」

像這樣的「再會吧」！上海，我走了，沒有話可以說，「那沉悶的語氣，在這次事件裏的有關的人，不知有了對這天真無邪的「再會」去非可及的。」

黎莉莉參加客串

劇社

一個新藝人的集團——
「新華戲劇社」，在婁斐德路裏，時常傳出一陣陣有韻的屋子鈴鐺聲響；太艷麗的歌喉。那聽就使人感到一些小姑娘唱唱的，鄰居的人的耳福不淺呵！

走進了屋子的後邊從樓上飛下來的琴聲，連上樓去，新華的兩根台柱周璇最要在唱『漁光曲』。

「湖水漲，浪花湧……」
一怪好聽的。
「呀！來了嗎？」

近到要面的時候，打鋼琴、小妹紅紫、林雲等在菜園電影裏跳舞。

「喂！」
喊一句，伏在頭來。

「呵呵，好久不見！」
新華最近要演許多戲，在新衣。

不妨一記的話

怪物坐在茶台有一次有友
八宴席上，吃一支香煙，
刺，根火柴，被支香煙吹
滅了，刷兩根，又吹灭了
於是三根四根，接吞了
八根十幾根，最後一才
吃好了，吞了一支香煙，吐出一
口煙，望了香煙在那裏的
過的火柴根，啾然嘆曰

「此火柴，有如五卅慘
案之狼狽」

又取出一根火柴，刷
下，有柳絲飛撲到內，
風旋轉在內而無法吹滅之
，便吞了，又吞了

「革命家有所謂技巧也
全座嘩然」

第三十三章 變

便兜起來，我和兒子洋
要勸導兒子，和兒子洋洋
等於是自說說太太笑道
道兒，見的好好老婆是
光，見你這老婆子合意
太太道：「便算我們兒子是

奇情
小說

天外

天外奇峯

花間堂前曲盡　風流雲散天外奇峯

話說沒用處，我有好幾次試過來了，你是存心消說了一條大道理，你就不肯罷罪了。所以現在說不見得會見了兒子書信，兒子在那裏，講大藥的老婆，不是爸爸樹的華弟，要他合意才是台用，這話倒說的良玉樹龍鳳的華弟，要他合意才是台用的，真家大老爺總不能和他一笑了之，馮

橫路五十

「燕兒，」

劉繼羣冒暑開河

到上海來，是為了「救國」之故，是六十年代末上海特有的奇蹟。人們每天的生活環境在火爐裏掙扎。

先驗在電影界更為寶貴的，所以天雖熱，佐佐木健朗了火車載水銀棒去工作，他們不敢享受炎熱的夏天。

劉慶華是多變胖的人，這時的熱天，讓他每時浸在冷水的浴盆裏不會過癮。那天晚上，草子廠滿地廣場，他須化裝工人跪到那晚才開河，這就是「作苦工作」，當這晚劇拍定額

金 鋼 鑽 月 刊

第十期現正裝訂不日出版

[illegible]

惜人春色

第七回 報章渲染逆子囑嚴威 約法離奇嬌妻最純孝

是帶有危險性的，因為路

還有見，却從談話裏聽得見來者是怎样的人，子，還不是帶着一個狗兒(洋名單普義嗎？)——

了無一事一物之繫
間藉裨史以自遣、倦

書高風，慶人夢，曉
早，則老柏閑談，聊
覽佛而一生讀，祇
對世界一切動機，俱
覺，名利云何哉，爾我
哉。

當此行程大著，人治
道遠，此持入，汗流

日二十八五渡飛瀑

「偉大！我終於看到了瀑布」
那兒有一陣快但印在腦中
那是個人的頭，這會來朋友們，這和留
上走夫下累不暇，跑向溪岸，我們只得
當心，人治道遠，此持入，汗流

稍愈、捧冰酸梅湯一
作牛飲、爽適莫與倫
比、令人無復有干渴

[illegible]

四(十八)五隻飛暴

[illegible]

女士外傳

跑一二三四

神效如神 固精補虛 益精補氣 治五淋濁 夜不安眠 益之精生 獎之烈猛 獎之烈猛

美麗牌香煙

請吸美麗牌香煙

人山人海之交
場中吸美麗牌國
荷香煙為愛國史
五張光榮之一百

品出司公洋美亞

航空公路建設獎券

八月廿一日
在海邊開獎
購券從速

大元 五十元



總發行所：上海南京路中法大藥房
各埠分行均有代售

[illegible]

中德產科醫院

新設院址上海福州路四三〇號
西首
電話：四八三、一三一、四八四

出院接生不論遠近一律十元
普通病房每天只收飯金兩角

第一診所「話電」三〇六一